

陈寿对《三国志》分行与并行的处理

范家伟

提要 陈寿《三国志》作为历代所重视的史书,可谓仅次于班马之后。《〈三国志〉出版说明》认为《三国志》曾各自为书,近人缪钺则加反驳。本文从陈寿撰作《三国志》的观念,以及当时政治环境,理解陈寿自己如何处理分行与并行。结论是在陈寿生前,因其正统看法与晋官方观念矛盾,三书没有可能并行,甚至吴蜀两志也应该没有公开过。一般以为张华看了《三国志》,很欣赏陈寿,于是表令陈寿为中书郎,这是不对的。在陈寿生前确曾将《魏志》独立出来。陈寿将三书合而为一,相信只是私藏及在一二友人中流传。到陈寿死后,范 公开陈寿此书,才见有《三国志》之名。

关键词 陈寿 《三国志》 分行并行

陈寿《三国志》,与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后汉书》合称前四史,为历代所重视。陈寿因《三国志》而受到赞誉,可谓次于班马之后。《晋书·陈寿传》传说:“丘明既没,班马迭兴,奋鸿笔于西京,骋直辞于东观。自斯以降,分明竞爽,可以继明先典者,陈寿得之乎。”《三国志》记述建安以来,三国鼎立局面,并分成《魏书》、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,其中纪魏而传吴蜀。自东晋习凿齿带出魏蜀正统谁属问题,后世史家讨论《三国志》非常注意正统问题的讨论。

在讨论正统问题时,往往有一个说法,认为陈寿将《三国志》一书分而为三,分行于世,故为承认正朔有三之意。^①此问题的发端,见于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《三国志》标点本的出版说明,其说:

《魏》、《蜀》、《吴》三书曾各自为书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以《魏书》入正史类,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入编年类,这种分类法,固然错误可笑,但由此可以知道三书在宋以前曾经是独立流传的^②。

分行说理由并不充分,从版本目录角度看,很难令人信服。究竟分行是陈寿本意,抑或后世修史者、重刻者所为,就不容易分辨了。出版说明举出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为例,只说明三书曾分行,却非推论到正统问题。缪钺在《〈三国志〉的书名并非始于北宋》特别驳正了出版说明的说法,引证史实,证明西晋至唐初,皆称寿书为《三国志》,而无三书分行情况^③。缪钺所作的驳正,绝对正确。不过,笔者考察过有关史料后,发觉有若干地方可以补充,约略提出来。按《三国志》分行与并行,涉及到陈寿正统论,然而陈寿如何看待三书分行与并行的问题?本文集中

① 见雷家骥《中古史学观念史》。台北:学生书局,1990年,第299页。张连城:《三国志》,载《廿五史导读辞典》,北京:华龄出版社,1991年,第208页。

② 《〈三国志〉出版前言》。北京:中华书局版,1959年,第2页。

③ 缪钺:《三国志的书名并非始于北宋》。载缪钺著《冰蚕庵丛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72—73页。

从陈寿撰写《三国志》的观念，以及当时政治环境，理解陈寿自己是如何处理《三国志》分行与并行。

《三国志》各书成书时间，史不详载，现在无法考订。蜀亡于魏，是在魏咸熙元年（264），陈寿最早可以撰《魏志》也当在蜀亡入魏之后，即264年之后。《华阳国志·陈寿传》记：“吴平后，寿乃鸠合三国史，著魏、吴、蜀三书六十五篇，号《三国志》。又著《古国志》五十篇，品藻典雅，中书监荀勖、令张华深爱之，以班固、史迁不足方也。出为平阳侯相。”即是说，陈寿辑，三国史事，而撰《三国志》，在晋平吴之后才开始搜集资料，吴平是在晋武帝太康元年（280），但全书完成时间却没有交代。从道理上说，《三国志》三书应有先后成书次序，不可能同时三书一同撰写。可以相信，《吴志》成书最后，因为魏、蜀两《志》，在平吴之前已可开始筹划，搜集资料；《吴志》则待吴亡后，晋朝获得其图书典册，才有充足资料。而《三国志》全书记事最晚一条也在《吴志》，是在太康五年，孙皓死于洛阳。可以相信《吴志》成书应在最后。

中书监荀勖、中书令张华见到的是陈寿《古国志》（不是《三国志》），大加赞赏。荀勖为中书监，从晋受禅始，但张华却不是久任中书令。《晋书·张华传》记：“晋受禅，拜黄门侍郎，封关侯。……数岁，拜中书令，后加散骑常侍。……及将大举，以华为度支尚书。”张华是在晋武受禅与平吴之前期间任中书令，所谓“数岁”即哪一年？晋武受禅改为泰始元年（265），万斯同在《晋将相大臣年表》将张华为中书令，系于泰始七年（272）。《晋书·荀勖传》记晋武受禅，为中书监，说：“俄领秘书监，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《别录》，整理记籍。”《晋书》将此事系于咸宁初（275）之前。又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记泰始十年，是中书监荀勖、中书令和峤上奏，使陈寿辑《诸葛亮故事》，陈寿上奏之言，不可能弄错，而张华又是陈寿恩人，如张华此时仍为中书令更不会误记。《晋书·和峤传》记晋武时，贾充器重和峤，称于武帝曰：“（和峤）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迁中书令，帝深器遇之。旧监令共车入朝，时荀勖为监，峤鄙勖为人，以意气加之，每同乘，高抗专车而坐。”此条资料也证明了和峤与荀勖亦同时分别为中书令和中书监。到泰始十年，中书令是和峤而不应该是张华，张华为中书令一定只在从泰始七年至泰始十年前一段时间。所以，荀勖、张华在泰始十年前，共同校订图书时，开始注意到陈寿的才华，而最初欣赏的是《古国史》。《华阳国志·陈寿传》说是张华推荐陈寿辑《诸葛亮故事》，合理的解释，应是在泰始十年，张华为中书令时推荐陈寿辑《诸葛亮故事》，张华刚好调迁，虽不任中书令，但荀勖、和峤却仍奏以陈寿撰辑《诸葛亮故事》。所以，张华在泰始十年之前已不任中书令，此时吴未平，《三国志》肯定还未成书。

然而，在平吴之后，荀勖与张华开始为敌。据《晋书·张华传》，由于张华声誉日盛，荀勖以自己出自世家大族，为帝王恩宠，嫉妒张华，欲使外镇。陈寿失去张华这个靠山的同时，又得罪了荀勖。荀勖本来对陈寿才华十分欣赏，推荐陈寿撰辑《诸葛亮故事》，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记“陈寿《三志》，文质辨洽，荀、张比之迁、固，非妄誉也。”文中指的便是荀勖和张华，以陈寿媲美司马迁、班固。陈寿得罪荀勖，正在于《魏志》的撰写。《华阳国志·陈寿传》曰：“寿《魏志》有失（荀）勖意，勖不欲其处，表为长广太守。”《晋书·陈寿传》记：“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，荀勖忌华而疾寿，遂讽吏部，迁寿为长广太守。”荀勖对陈寿，由爱变恨，可有两个原因，一是《魏志》问题，一是张华关系。

荀勖卒于太康十年，即见到《魏志》也在此年之前。太康共有十年，荀勖在太康中后期，迁为尚书至死，荀勖有权授意吏部以陈寿为长广太守，则当在任尚书时。据万斯同《晋将相大臣年表》，荀勖为尚书在太康八年。换言之，《魏志》成书于太康十年前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胡质传》

记质子胡威，“卒于安定”，而胡威死于太康元年^①。《魏志》则必定成书于太康元年之后，即平吴之后，据此《魏志》从撰作到完成，就在太康元年至十年之间。

张华十分欣赏，推荐寿为中书郎，《晋书·礼志》记陈寿在太康年间一直为著作郎，在太康八至十年间，张华推荐寿，而荀勖授意吏部出为长广太守。但只可以肯定的是在太康十年前，陈寿只完成《魏志》，而《吴志》、《蜀志》是否已完成则无法知晓。姑不论如何，张华没有可能看过《吴志》、《蜀志》。陈寿完成《魏志》，将之呈献给荀勖、张华，以及夏侯湛看，是很正常的。因为他们都是最欣赏陈寿史才的，可惜陈寿没想到因此得罪荀勖。一般史学史著作，提及陈寿生平，都说张华看过《三国志》后，非常赏识陈寿才华，才荐陈寿为中书郎^②。但是却有充足证据证明张华，甚至荀勖曾看过整部《三国志》（指魏吴蜀三书）。

陈寿绝对不是因《三国志》（指魏蜀吴三志）成书后才受人赏识。在太康十年，陈寿应该完成了《魏志》，从史料所见，荀勖、夏侯湛似乎只看过《魏志》。荀勖见《魏志》而不满陈寿，夏侯湛见《魏志》而抛弃已撰成的《魏书》，《晋书·陈寿传》记：“夏侯湛时著《魏书》，见寿所作，便坏己书而罢。”夏侯湛卒于元康元年初，见到寿书也必在此年之前。而《吴志》、《蜀志》是否已成书不得而知。从史料所见，《吴志》、《蜀志》似乎没有流传过。当然，未见记载不等于没有。笔者之所以说张华、荀勖、夏侯湛未睹《三国志》全书，是因陈寿就算当时已完成《吴志》、《蜀志》也不可能拿出来，向外流传。

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载陈寿于泰始十年，辑成《诸葛亮故事》，记荀勖、和峤使寿辑《诸葛亮故事》，书成上奏：“亮毗佐危国，负阻不宾，然犹存录其言，善有遗，诚是大晋光明至德，泽被无疆，自古以来，未之有伦也。”明言诸葛亮“毗佐危国，负阻不宾”，是大晋宽宏大量，才可以辑其言。又说：“伏惟陛下迈踪古圣，荡然无忌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，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，所以明大通之道也。”诸葛亮的言论，是“敌国诽谤之言”，现在加以保存，故收集敌国诽谤之言成书，陈寿不得不说：“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”陈寿辑《诸葛亮故事》是官方意思，而诸葛亮言论载有对魏朝批评，及涉及司马氏，也是很可能的。魏伐蜀时，司马氏在魏朝，因而蜀国对晋而言即是敌国，可以加以搜集叙述，全是大晋恩德。陈寿在官方授意下，仍如此惶恐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恐怕出错，自认死罪。在当时政治环境下，根本没有可能允许私撰吴蜀两志。

司马氏篡魏自立，入晋后，晋即在五德终始说中推算为金行，以代曹魏土德。在西晋官方观念，晋承自魏，故三国一统，以魏为正。晋初讨论修晋史上限，不论何种意见，都断限从曹魏始。在晋撰魏史，不单对司马三祖之事有所隐讳，还要承认魏为正统，否则晋就无以为正统。陈寿《三国志》绝对是私撰的。范 在寿死后，才上言寿书可采录，惠帝才派人至寿家中抄录其书。所以，在当时政治环境下，没有官方允许，私撰敌国（吴蜀）史事，根本不可能。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，从吴蜀两志所载，在隐晦之间透露观念，也与晋室正统观念背道而驰，就算书已成，亦不可能示于人前。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·跋三国志》谓“其书虽帝魏而未尝不尊蜀”，举出数例，如“书先主、后主而不名”，“蜀之甘皇后、穆皇后、敬皇后张皇后，皆称后”，“李令伯陈情之表

① 前揭书，张连城《三国志》，197页。

② 前揭书，张连城《三国志》，197页。缪钺：《陈寿评传》。载缪氏著《冰蚕庵丛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60页。又缪钺：《陈寿三国志评介》，载缪氏著《三国志导读》。四川巴蜀书社，1987年，2页。张孟伦甚至认为荀勖也看过《三国志》，见张氏著《中国史学史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，208页。

称蜀为伪朝，承祚不惟不伪之，又以蜀两朝不立史官，故于蜀事特详”，最后结论则是“隐然寓帝蜀之旨焉。”

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不独以魏为正统。其一，泰始十年，陈寿成《诸葛亮故事》上奏，其中谈及诸葛亮率众出武功事，说：“青龙二年春，亮帅众出武功，分兵屯田，为久驻之基。”按此事在魏青龙二年，陈寿是用曹魏年号，在晋而记蜀事用魏纪年，不单是对曹魏政权正统的一种承认，也反映了晋朝以魏为正统的官方观念。但是在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却记“建兴十二年，亮出武功。”陈寿在《蜀志》、《吴志》全用蜀吴两国年号纪年。在晋承魏统的官方观念下，绝对不容许这种写法。其二，李密上《陈情表》自言“少仕伪朝”，对亡蜀并不视为正统。在陈寿上《诸葛亮故事》的奏文，称蜀为敌国不称伪朝，陈寿隐然承认三国鼎立事实，贬低蜀国地位。孙氏、刘氏相继称帝，陈寿明载“即皇帝位”或“即尊号”。在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下，《蜀志》、《吴志》在陈寿生前只有藏之名山，而没有可能昭示于世。

至此应该了解，荀勖、夏侯湛、张华见到的《三国志》只是《魏志》部分而已。荀勖不满意陈寿在《魏志》记载及因张华而疾寿，如寿书魏蜀吴三志皆曾阅遍过，单单利用蜀吴二志所载两国纪年攻击陈寿，恐怕千刀万剐，难辞其罪。张华若全睹《三国志》，单单看到吴蜀纪年法，又岂敢以《晋书》付寿。陈寿撰《诸葛亮故事》，是官方授意的，犹如此诚惶诚恐，更遑论私撰吴蜀二志用其各自纪年，以示三国鼎峙事实，不得不加倍小心。《晋书·陈寿传》记：

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 等上表曰：“昔汉武帝诏曰：‘司马相如病甚，可遣悉取其书’，使者得其遗书，言封禅事，天子异焉。臣等按吏治书侍御史陈寿作《三国志》，辞多劝诫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。虽文艳不若相如，而质直过之。愿垂采录。”于是诏河南尹、洛阳令就家写其书。

照此推论，陈寿应在死前将《三国志》给范 看过，如范 所言，“辞多劝诫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”，应该早就公之于世，何必等到陈寿死后，以获死后空名。范 在陈寿身故后才说这番话，显然不想陈寿因此书而遭祸。范 与陈寿交情如何，不得而知，陈寿一生受到两次大的贬议，其中一次是仕蜀时，父丧，有病，使侍婢弄药，就是因友人告发，遭乡党贬议，累年沈滞，范 得见陈寿可能遭祸的蜀吴两志，应非泛泛之交。

陈寿到死后，范 公开称此书为《三国志》，应该是三书并行的。《华阳国志·陈寿传》、《晋书·陈寿传》记载都是“魏、吴、蜀三书六十五卷，号《三国志》。”将三书合成六十五卷，当是陈寿死前定稿。但在陈寿生前，三书是没有可能并行的，甚至吴蜀两志也应该没有公开过。惟有《魏志》，才曾经公开流传，荀勖、夏侯湛、张华所见当只是《魏志》，而非全书。一般说法，以为张华看了《三国志》，很欣赏陈寿，于是表令陈寿为中书郎。此说固然在《华阳国志·陈寿传》及《晋书·陈寿传》完全找不到证据，从上文引证，更加没有可能。《三国志》在陈寿生前确曾分行过，不过是《魏志》独立出来，但以三书分行，与晋室官方观念矛盾所致，迫不得已的做法。

可见，陈寿生前死后，《三国志》就经历过一个从分行到并行的过程。在陈寿生前，只有《魏志》曾示于人前。或许可以这样理解，陈寿三书成书是有先后的，《吴志》在平吴后才著手编撰，《魏志》、《蜀志》在平吴前就可以筹划，《魏志》最先成书是有可能的^①。不过，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就算《吴志》、《蜀志》成于《魏志》之后，陈寿将三书合而成为《三国志》也只是私藏及在一二友人中流传，没有公开过。到陈寿死后，范 公开陈寿此书，才有《三国志》之名。

^① 《二十五史导读辞典·三国志》说：“史学界一般相信，《三国志》成书次序是先《蜀书》，继《魏书》，后《吴书》。”页197。